

前 言

我是湖南湘乡人，生于公元一九〇七年。先世多为文人，曾祖父蟾桂公曾随左宗棠去到西北，在甘肃省任过县知事、知府等职。祖父公卿和父亲宪文均饱读经书，但未踏入仕途，只在故乡耕读自娱。我父亲为地方兴办学校及各种公益事业，与人排难解纷，极为乡里所推重。我年幼时，父亲教我背诵古文诗词和阅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尚深印脑海。我的母亲姓彭，闺名玉贞，秉性慈祥，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生子女六人，都是躬亲抚养教育。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仅是一个小康之家，约有二十亩田地，雇有一名长工，还够不上称为富家。我母亲恤老怜贫，常尽其所有帮助他人，这种德行，乡亲们无不感激赞叹。她笃信佛教，我后来于役军旅，尽管我掌生杀大权，但从未枉杀一人，这都是受我慈母教诲的影响。我母亲由于抚养一大群子女，操理家务，备极辛劳，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

我上有三兄，除三哥尚在外，均已先后物故，下有一妹，尚健在，现住长沙。

一九三〇年冬我任团长时，经友人之介，得识冷兰琴女士。她当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钢琴家，执教于中央大学音乐系及金陵女子学院，我们于一九三三年春结婚，生有子女五人。时值抗战军兴，余率部浴血奋战，无暇顾家，悉由吾妻负责，千里奔波，辛劳备尝。她患

有先天性的高血压症，不幸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她不仅仅态万方，而且磊落大方，不同凡俗，其言其行，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颇大，结婚十六年，情感深厚，她的早逝，是使我十分伤感的。子女五人，于一九五一年起，各自在不同的情况下，由台湾、香港到了美国，现散居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丹佛等地，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共有十人，第四代已有两人，真是四世同堂。我于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与易吟先女士结婚，迄今二十四年。一九八〇年我们经中央批准，来美探亲，原定一年回国，由于子女们的坚留，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并为我们申请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们现在定居于纽约。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主要就是写稿和审稿。我就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写了二十八万多字的材料，但从未想到要出书。去年文史会同仁认为我所经历的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我所写述的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劝我将所写资料编整印发，我考虑再三，如客观上认为我所写的资料可供史学研究者参考，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同意了。

历史就是历史，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强调说“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为所谓长者、尊者避讳。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伤二百多万人，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事实也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并未树立打到底的坚强决心，致使军队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

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报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一九八〇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伸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此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

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宋希濂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北京

〔附 录〕

鹰 犬 将 军*

李 敖

编者人语

近年来宋希濂先生一直是位被争议的人物。这是由于过去多年来他是国民党蒋介石先生的得意门生，出身黄埔军校，为抗日名将，对国家和国民党都有过巨大贡献。但在中共解放战争中，宋将军被俘，且被中共的思想教育改造达十年之久。宋将军在垂

* 原载一九八四年九月三、五日《北美日报》，除校正个别错字外，均按原文照录。

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许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尤其难得的是，李放先生在台湾发表《鹰犬将军》一文，可说是独排众议，言人之不敢言，本刊特予转载，敬请读者注意。

四月四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消息：

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香港侨团 联合声讨呼吁侨胞团结自强

【中央社香港三日电】旅港黄埔军校同学会，荣光联谊会，今日联合发表《声讨黄埔败类宋希濂等人助桀为虐甘作统战工具》启事，指斥彼等“不明大义，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甘为中共统战工具”。

启事呼吁旅居海外，特别是香港地区的黄埔军校校友，提高警觉，勿为中共所势劫利诱，不中圈套，不受利用摆布，坚定中心信念，团结自强，粉碎中共统战阴谋，致力奉献余生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

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因此我清早四点起来开笔写下这篇文章。

宋希濂生于一九〇七年（民国前五年），是湖南湘乡人。他出身世代农家，到他父亲宋宪文时候，开始做小官，在湖南财政衙门做事。宋希濂家中有四兄弟，他是老么。他不但在家是老么，一九二四年考进黄埔军官学校也是老么，他那时只有十八

岁，刚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了业。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黄埔一期有毕业生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后来有名的“将军族”，倒也不少，象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罗奇、黄维、俞济时、李延年、黄珍吾、桂永清、郑洞国、鄧悌、李玉堂、罗倬汉、孙元良、李仙洲、黄杰、袁守谦、杜丰明、范汉杰、宣铁吾、胡宗南、冷欣、陈明仁、李默庵、陈大庆、刘戡、萧赞育、李文等等。其中宋希濂是响当当的，他的战功，据一九四八年上海世界文化服务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丁滌生主办，傅润华主编），是这样的：

民十三年适黄埔军官学校创立，乃只身潜走南粤，入第一期习军事，同学中以将军年龄为最幼，在校时曾先后参加第一、二次东征，每战必奋勇争先。民十五年出师北伐，将军任第二十一师营长，转战赣浙，于桐庐战役负伤，愈后，奉派赴日本留学，入陆军步兵学校。为响应国内反日运动。为日政府所忌恨，被捕下狱者屢。十九年五月归国，任教导第一师中校参谋，参加中原会战，嗣调任营长副团长，以战功卓著，抵升国府警卫军第一师第二团团团长，旋调第二师第六团团团长。二十年冬，调升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二十一年改编为八十七师，仍任旅长，值一二八事起，将军时拱卫京畿，闻讯义愤填胸，誓师小营，坚请赴援，于农历除夕，率部增援淞沪，当日军以全力进攻庙行，将军亲率四营之众，强渡蕴藻浜，攻击敌之侧背，予敌重创，因此挽回颓势，粉碎敌人中央突破计划，战局转危为安，回师都门，升任副师长仍兼旅长。二十二年调升第三十六师师长，驻防抚州，适彭德怀率众约两万，进逼抚州之洪湾，将军扣调所部不到五个营，亲临阵地指挥，一举而击破之。时所领三十六师，为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各抽调两个补充团所编组而成，尚未经过严厉之训练，初次临阵，即获此辉煌战果。寻奉命率部由赣东间道入闽，参加讨逆剿共，披荆斩棘，历尽艰

苦，九峰山及白衣（洋）岭各役，均获致决定性之胜利，备受最高统帅所嘉奖，九峰山一战，最高统帅通令全国，誉战史之光荣，为惠州第二。

二十四年春，共军残余流窜西北，闽赣救平，调戍京沪一带，构建国防工事。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复率部入陕。二十六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奉命开沪应战，一度攻入汇山码头，迫敌败退回舰，战威轰动全国。二十七年调任荣誉第一师师长，旋调升第七十一军军长。武汉外围会战，与日军对抗于大别山脉，富金山、沙窝两战役，将军率领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三个师，歼灭日军第十三师团三分之二第十六师团三分之一，战功称最，最高统帅部曾通电全体国军奖扬之。民二十八年冬，调兼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二十九年春，因病请解除七十一军军长兼职，是年九月，调兼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三十年十一月，调升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三十一年四月，倭寇由缅甸深入滇西，畹町、芒市、腾冲、龙陵相继陷落，并渡怒江，向保山前进。自缅甸撤退之国军，节节抵抗，几无喘息之暇，将军亲率第三十六师，星夜兼程，迎击顽敌于怒江惠通桥畔，尽歼渡江之敌，使我军得以重新部署，保存尔后反攻之基地保山。

三十三年五月，为策应远征军与驻印军之反攻，率部冒蛮烟瘴雨，进围龙陵，先后攻克滇缅边境，久经敌寇盘踞经营之平戛、龙陵、芒市各强国据点，歼敌逾万，俘获尤多，抗战胜利，以此导其先声。中途内调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三十五年三月，西北行营成立，调兼参谋长，是年冬，复调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仍兼军分校主任，以历年抗战有功，由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最高勋章，美国政府赠予棕叶自由勋章。

将军天性淳厚，豁达有大度，平易近人，而待人诚恳，忠贞

以事长上，率直以交朋友，和爱以待部下，尤能奖掖并扶植人才，凡与共事稍久者，莫不服其坦白热情，使人生油然而敬爱之感。平日沉默寡言，而喜问人家之意见，能博采众意，与人为善，然一旦处大事临大节，于深思远虑之后，有其独立独到之见，不常发表而胸有成竹，能吸收而有创见。平时饮食简单，起居有时，总观其之为人，既温文儒雅有君子风；又刚毅果敢富英雄气，强者之美与文雅之度，兼而有之。

这篇传记最后说：

纽约时报社曾称：“宋希濂将军及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云南省及缅甸发动之攻势，动人心魄，而未被注意，惟彼未被歌颂之英雄，在未被歌颂之战役中，克复雨季之障碍，击败日军，在此次战争之历史上，用鲜血写下英勇之一页”。

更足见对外人对将军之崇敬。

就在这篇传记发表的第二年（一九四九），宋希濂被共产党俘虏了，他那时候的身份是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他和被俘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将军等，一起被关在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正是过去国民党关共产党将军叶挺的同一间，王陵基苦中作乐，把这间房子叫做“四望楼”，为什么“四望”呢？因为“夜里‘望’天亮、早上‘望’吃饭、白午‘望’晚饭、晚上‘望’睡觉。”宋希濂在“四望楼”中似乎不太望，他整天跟黄埔一期老同学钟彬下棋，钟彬是广东兴宁人，宋希濂任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时，钟彬只是第二十六军军长、后调广州第四编练司令。宋希濂因为“天性淳厚”，就向蒋中正说，他自己的第十四兵团司令愿意放弃，愿意让给老同学钟彬做，蒋中正答应了。后来兵败，宋希濂和钟彬一起关在“四望楼”，整天下棋。钟彬下不过他，要求停战，可是宋希濂是棋迷，不肯罢休。同时宋希濂下棋认真，一板一眼，也不相让。王陵基在旁边说：“你连一个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

彬，怎么连一盘棋都不让他？”宋希濂一本正经答道：“那是两回事！”

宋希濂大概真的感到世事如棋、人生如棋了，他知道共产党要杀他，他在人生最后的棋盘里，认真的要下完全局。

可是共产党花样多得很，共产党杀了不少人，可是没有杀他们，反倒把他们当做“战犯”，送去劳动改造。改造啊改造，足足改造了十年，然后分批释放。宋希濂是第一批释放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释放后的一九六四年，共产党又任命宋希濂做政协委员。这年他和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等先后到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黄山、南昌、吉安、井冈山、长沙、韶山、武汉、郑州、洛阳、西安、延安等地参观了许多工厂、人民公社、水利工程，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走遍九个省、市，行程二万余里。一九七三年，他又和胡厥文、沙千里、季方、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等到河南、广东、湖南三省参观游览，在广州时还特地去看了离别了四十八年的黄埔军官学校旧址，四十八年后的老校友万劫归来，不闻鼓鼙，空思良将，真不胜感慨系之了！

宋希濂前妻冷兰琴，一九四九年去世。他在家破人亡时自己坐牢，备尝人生艰苦。一九六一年，在他出狱两年后，再度结婚，太太是易吟先。他前妻生的儿女都在国外，最近他到美国，在台湾庆祝黄埔军官学校六十年校庆的前夜，“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甘为中共之统战工具”，当然是国民党吃不消的。因此，国民党《中央日报》对他的怒斥，也就情见乎词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

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正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决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晨